



世界经典名著

梅里美短篇小说选

(下)

〔法〕梅里美 著

黄 晶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费德里哥	1
炼狱里的灵魂	12
马铁奥·法尔哥尼.....	80
塔芒戈	95
一盘双六棋	118

费德里哥

从前，有一个年轻的绅士，名叫费德里哥，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材，为人彬彬有礼，优柔和顺，可是道德败坏不堪，因为他过分喜爱赌博、饮酒和女人，尤其是赌博。他生平从不进教堂忏悔，纵使踏进教堂，也不过是为了在那里找寻作孽的机会罢了。却说这个费德里哥曾经在赌博中使 12 个良家子弟输得破产（这 12 个人后来当上了强盗；有一次他们和国王的雇佣兵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没有忏悔就被打死了），接着他自己也赌输了。转瞬之间就把全部赢来的钱输得一干二净，还赌上了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一所普通的庄园，座落在加瓦附近的小山背后，他就到那里去隐藏他的贫困。

他过着孤寂的生活，白天打猎，晚上和佃农打纸牌，这样过了 3 年。有一天，打猎归来，猎获物之多是他从来未曾有过的，刚回到屋里，耶稣基督带着他的使徒们来敲门，请求他接待，费德里哥天性慷慨，看见这许多客人恰好在他有丰盛的东西来款待他们的日子里光临，感到很高兴。于是他请旅客们进入他的小屋，无比亲切地邀请他们在这里吃饭和住宿，请求他们原谅他仓促间也许不能按照他们的身份用丰富的食物招待他们。我主基督知道他们这一次来访正碰上好日子，鉴于费德里哥殷勤招待，就原谅了他这一虚伪的小客套。

“我们只要您现有的东西就行了。”我主基督对他说，

- 1 -



“不过请您尽快准备晚饭，因为天色已晚，而这一位又饿极了。”

他指着圣彼得使徒加上一句。

费德里哥不让人再次催促，他想在猎得的野味以外再给客人们吃些别的东西，就命令佃农宰掉他的最后一只小山羊，这只小山羊马上就被插到炙肉叉上去。

等到晚饭准备就绪，客人们都入席以后，费德里哥只有一点感到美中不足，那就是他的酒还不够好。

“我主，”他对耶稣基督说：

“我主，我希望我的酒能够味道更美；

既然办不到，我乐意把手上的酒献给您。”

听了这些话，我主基督尝了尝那酒：

“您还抱怨什么呀？”他对费德里哥说，“您的酒挺好；我叫这个人判断一下。”（他指了指圣彼得使徒）。

圣彼得把酒尝了尝，声称这酒好极了（真是不可思议），并且邀请主人和他一起干杯。

费德里哥虽然认为这一切都是客套，可是仍然按照使徒的要求做了；他多么惊异地发觉这酒比他在最富有的时期所喝过的任何酒味道更美！他认为这个奇迹应该归功于救世主的莅临，就马上站了起来，表示自己不配和这些神圣的客人一起吃饭。可是我主基督叫他重新坐下，他也就不客气坐下了。佃农和他的老婆服侍他们吃饭。饭后，耶稣基督和使徒们走进为他们准备的房间里，剩下费德里哥和佃农两人。他们像往常一样玩纸牌，并且喝着剩下的神奇酒。

第二天，这些神圣的旅客和屋主人在楼下大厅里会了



面，耶稣基督对费德里哥说：

“我们很满意你对我们的接待，想报答你一下。你可以随便向我要求 3 个恩典，我都答应你，因为天上、地下和地狱里的权力全都归我。”

于是费德里哥从衣袋里把经常带在身边的纸牌拿了出来：

“主人，”他说，“使我每当拿这副牌赌博时一定赢钱吧。”

“但愿如此！”耶稣基督说。（答应你的请求。）

站在费德里哥身边的圣彼得低声对费德里哥说：

“可怜的罪人，你想到哪里去了？你应该请求我主拯救你的灵魂呀。”

“我才不在乎拯救我的灵魂哩。”费德里哥回答。

“你还可以得到两个恩典。”耶稣基督说。

“主人，”费德里哥继续说，“既然您这么仁慈，请您答应我任何人爬上荫蔽着我的大门的那棵橙树，没有我的同意就爬不下来。”

“但愿如此！”耶稣基督说。

听见这些话，圣彼得使徒用手肘使劲碰了碰身边的费德里哥，对他说：

“可怜的罪人，你不怕你的罪孽深重会入地狱吗？向我主请求让你在他的神圣乐园里占一席位吧！现在还来得及。”

“不忙，不忙，”费德里哥一面回答，一面从使徒身边走开。我主基督又说：



“你要的第三个恩典是什么？”

“我希望，”他回答，“有谁如果坐在壁炉旁边的那张凳子上，没有我的同意就不能离开。”

我主基督像对前面两个恩典一样，也赏赐了这个恩典，然后带着他的弟子们走了。

费德里哥不等最后一个使徒走出门口，就想试一试他那副牌的魔力。他叫佃农过来，两人开始赌博，自己连看也不看手中的牌，他轻而易举地赢了第一局，接着又赢了第二局和第三局。他认为有了确实的把握，就动身回到城里，在一家最好的旅馆，租了一套最华贵的房间，他回来的消息马上传播开来，过去和他在一起厮混的那些酒肉朋友成群结队地来访问他。

“我们以为你永远失踪了呢，”唐朱锡普说，“听说你当了隐士了。”

“他们说得不错，”费德里哥回答。

“这3年来我们看不见你，你的日子怎样过的？”其余的人齐声问道。

“亲爱的兄弟们，我整天在祈祷，”费德里哥用虔诚的声调回答，“而这儿就是我的‘祈祷书’，”他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摸出那副他像宝贝一样收藏着的纸牌来。

听了这个回答，大家都笑了，每个人都相信费德里哥在外地又发了财，赢了一些不如他们这班人那么高明的赌徒；他们这班人正热切地希望再一次使他破产，其中几个迫不及待地想拉他到牌桌上去。可是费德里哥请他们把赌局推迟到晚上，他已经吩咐在另一间房里摆下精美的酒席，他邀请全体客人到那里入席，酒席受到客人们的欢迎。



这场晚宴比使徒们的晚餐愉快得多；虽然他们喝的不过是玛尔瓦齐亚酒和基督之泪酒，可是在同席人中间，除了费德里哥一个人，谁也没有喝过比这更好的酒了。

在客人们到来以前，费德里哥准备了另一副牌，和他原有的那副一模一样，以便必要时用这一副来代替那一副，在赢了三四局以后输掉一局，以避免引起对手们的任何怀疑。他把一副牌放在右边，另一副放在左边。

晚餐完毕以后，这群高贵的伙伴围着一张赌桌坐了下来。费德里哥先把那副世俗的纸牌放在桌上，把当晚赌博的赌注规定了一个适当的数目。为了提高自己的赌兴和考验一下自己的本领，他尽量争取在头两局赌赢，却偏偏一局接着一局地失败了，不由得心里暗暗感到不快。接着他叫人送上酒来，趁赢钱的赌徒们喝酒庆祝他们已到手的和未来的胜利的时候，他一只手把那副世俗的纸牌拿回去，另一只手把那副祝福过的纸牌拿了出来。

第三局开始以后，费德里哥再也不注意手中的牌，他有了充分的闲暇来观察他的对手们打牌，他发现他们牌中有鬼。这个发现使他感到很高兴。从此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对手们钱袋里的钱赢个精光。他以前的破产是他们欺骗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赌技高明或者运气好，因此他对自己的赌技有了比较高度的估价，从他以前的胜利看来，这个估价是正确的。

自尊心的恢复（因为要恢复自尊心真是太容易了！）报复和赢钱的确有把握，是人类心目中三种甜蜜的感觉，费德里哥现在一下子都尝到了；可是，一旦想到他过去的赌运，他就想起那 12 个良家子弟。他是靠他们发了财的，



他确信只有他们是他所遇到过的诚实的赌徒；于是他第一次对他赢了他们的钱感到后悔。一朵愁云出现在他那张洋溢着欢乐光辉的脸上，在赢了第二局以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接着又赌了好几局，费德里哥在这几局中设法赢了最大的数目。第一个晚上他就赢了足够的钱，可以支付当晚的酒宴和一个月的房租。这一天，他只想赢这一些。他的赌伴们十分失望，临别时答应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和以后的几天，费德里哥对输赢很懂得分寸，以致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发了大财，却没有人怀疑他赢钱的真正原因。于是他离开旅馆，搬进一家大公馆，不时在里面举行豪华的宴会。最漂亮的妇女争相博取他的青睐；最美味的酒天天摆在他的餐桌上；费德里哥的公馆成了玩乐中心。

经过这样审慎地赌过一年以后，他决定来一个彻底报复，想把当地主要财主的钱都赢得精光。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把他的大部分金子都转换为珠宝，提早 8 天邀请财主们参加一个不同寻常的盛会。他为这个盛会征集了最优秀的乐师，跳舞师，等等；盛会将以一场最盛大的赌博而结束。那些手头上现钱短缺的人纷纷到犹太人那里去借钱；另一些人则把他们所有的金钱都带来，可是都输得一干二净。当晚费德里哥就带着他的金子和钻石走了。

从此以后，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只和那些存心不良的赌徒进行确有把握的赌博，对于其他赌徒，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本事可以应付。因此他周游世界所有的城市，到处赌博，永远赢钱，每到一地都品尝当地最好的土产。



可是 12 个受害者不断地回到他的记忆里，不免为之大杀风景。有一天，他终于决定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否则就和他们一起完蛋。

下定决心以后，他拄了一根拐棍，背了一只口袋，只带着他那条心爱的母猎狗马尔基舍拉，动身往地狱走去。到了西西里岛，他登上几培尔山，然后从火山口落下去，从山脚到地狱的深度，正如这座山高出比亚蒙特的高度。从那里到普鲁东的家里，必须越过锡培尔看守着的院子，费德里哥趁锡培尔和那条母狗纠缠的机会，轻而易举地越过了院子，去叩普鲁东的门。

他被引进谒见普鲁东：

“你是谁？”地狱之王问他。

“我是赌徒费德里哥。”

“你到这儿来有什么鬼事情？”

“普鲁东，”费德里哥回答，“如果你认为值得和人世间的头号赌徒来一场的话，我向你提出如下建议：你说赌多少局咱们就赌多少局，只要我输了一局，我的灵魂就算是你的合法财产，和充斥你王国的那些灵魂一样；可是如果我赢了，那么每赢一局我就可以在你所有的灵魂中选择一个带走。”

“好的，”普鲁东回答。

他叫人拿一盒纸牌来。

“这儿有一副，”费德里哥说，马上从衣袋里拿出那副神奇的纸牌。

他们开始赌了。

费德里哥赢了第一局，他向普鲁东要了斯提法诺·伯



加尼的灵魂，这是他想拯救的 12 个人中的一个。普鲁东立刻给了他，他把灵魂放进袋子。他又赢了第二局，然后又赢了第三局，一直赢到第十二局，每一局都要了一个他想拯救的灵魂，并且把它放进袋子。等到他赢够 12 局以后，他建议普鲁东继续往下赌。

“很好，”普鲁东说（其实他已经输得不耐烦了），“不过请你出去一会儿；这儿不知道冒出了一种什么臭味。”

他找出一个借口来摆脱费德里哥；等费德里哥带着袋子和灵魂刚出门口，普鲁东立刻大声叫人把门关上。

费德里哥重新越过地狱的院子，锡培尔被他的母狗迷住了，没有注意到他。他费了很大的劲重新爬到几培尔山山顶，喊了一声马尔基舍拉，母狗应声回到他身边，于是他就下山回墨西拿。他对这一次赢得灵魂的胜利比之他在人世间获得的哪一次胜利都更感愉快。到了墨西拿，他乘船回到陆地上，到他的老庄园去度过他的晚年。

（几个月以后，马尔基舍拉生下了一窝小怪物，其中几个甚至有 3 个头。人们把这些怪物全都抛进水里。）

30 年以后（费德里哥那时已经有 70 岁），死神走进他的屋子，通知他清理一下他的灵魂，因为他的死期已到。

“我已经准备好了，”临死的费德里哥说，“可是把我带走以前，死神啊，我请求你，请爬上荫蔽着我那扇大门的那棵橙树，摘一只果子给我。只要再有这一点小小的享受，我死也瞑目了。”

“如果你的要求光是这一点点，”死神说，“我很愿意使你满足。”

于是死神爬上那棵橙树，摘了一只橙子。可是她想下



来时，却不能下来，因为费德里哥不同意。

“啊！费德里哥，我受你骗了，”死神喊道，“我现在受你的控制，请你给我自由，我答应让你再活 10 年。”

“10 年！真了不起！”费德里哥说，“如果你想下来。朋友，你应该更慷慨点。”

“给你 20 年。”

“你开玩笑！”

“给你 30 年。”

“你还没有说到 1B3 哩。”

“你难道想再活一个世纪吗？”

“正是这样，亲爱的。”

“费德里哥，你太不讲理了。”

“有什么办法，我想活下去。”

“好吧，就给你 100 年，”死神说，“只好答应你。”
她马上就下来了。

她一走，费德里哥马上站起来，他身强力壮，开始了一种新生活，既具有青年人的精力，又有老年人的经验。关于他的新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这一点；他继续惊人地满足他的一切欲望，尤其是他的肉体享受，遇到机会也做一点好事，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灵魂的得救，正如在他的第一次生命的时候一样。

100 年过去了，死神再度来叩他的门，发现他躺在床上。

“你准备好了吗？”死神问他。

“我已经派人去找我的忏悔神父了，”费德里哥说，“请你在壁炉旁边坐一坐，等着他来。我只等忏悔以后就



和你一起飞到阴间去。

死神心地善良，就走过去坐在凳子上，等了整整一个钟头，还不见神父到来。她终于感到不耐烦，就对屋主人说：

“老头子，现在是第二次了，我们分手了一世纪，你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清理你的灵魂吗？”

“说真的，我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还顾不上这些哩，”老头儿带着嘲讽的微笑说。

“那么，”死神对他的蔑视宗教感到愤怒，“你一分钟也不能再活了。”

“算了吧！”费德里哥说，那时候死神正在白费气力地想站起来，“我凭经验知道你是很好说话的，你不会不给我再活几年。”

“再活几年！卑贱的家伙！”（她徒劳地挣扎着想离开壁炉。）

“是的，一点不错；不过，这一次，我的要求不高，因为我不再喜欢老年了，对我的第三次生命，你只要给我40年我就满足了。”

死神发觉她被一种超凡的魔力牢牢地钉在凳子上，正如过去她被钉牢在橙树上一样；可是她火冒三丈，什么也不肯答应。

“我有一个办法使你通情达理，”费德里哥说。

他把3捆柴禾扔进壁炉，霎时间满炉子火焰熊熊，死神等于在受刑罚。

“开恩！开恩！”她觉得她的一把老骨头被烤焦了。就大喊起来，“我答应再给你40年的健康。”



听见这句话，费德里哥解了咒，被烤得半焦的死神赶快逃之夭夭。

第二次期满的时候，死神又来找她的人。费德里哥背着一只口袋，毫无畏惧地站着等她。

“这一下，你的死期到了，”她突然走进来对他说，“你再也躲不了啦；不过你带着这只口袋干什么？”

“里面装着我 12 个赌友的灵魂，这些灵魂是我从前在地狱里拯救出来的。”

“让他们和你一起回到地狱里去吧！”死神说。

她一把抓住费德里哥的头发，箭似的冲上天空，朝南方飞去，一直飞进几培尔山的深渊里。到了地狱的门口，她叩了 3 次门。

“谁呀？”普鲁东问。

“赌徒费德里哥，”死神回答。

“不要开门，”普鲁东大喊，因为他马上想起他以前输过的 12 局赌博，“这个流氓会减少我帝国的人口。”

普鲁东既然拒绝开门，死神只好带着她的囚徒飞到炼狱门口；可是守卫的天使发觉费德里哥身有大罪，拒绝让他进去。在这种情形下，死神虽然非常憎恨费德里哥，也只好无可奈何而且十分惋惜地把他带上天堂。

“你是谁？”死神把费德里哥放在天堂的门口时，圣彼得问费德里哥。

“我是过去招待过您的人，”他回答，“就是从前用猎得的野味款待过您的人。”

“像你这样身负大罪的人，怎么居然敢到这儿来？”圣彼得叫喊着，“你不知道天堂的门对你这类人是关闭的



吗？怎么！

你连炼狱也不配进去，竟想在天堂里占一席位！”

“圣彼得，”费德里哥说，“大约180年前，您和您的圣主到我家来请求接待你们的时候，我是这样接待你们的吗？”

“你说的固然是事实，”圣彼得回答，口气稍稍软了一点，可是仍然带着谴责，“不过我负不起让你进来的责任。我去告诉耶稣基督说你来了，我们看他怎样说吧。”

我主基督闻悉以后，走到天堂门口，费德里哥跪在门槛上，身边带着他的12个灵魂，两边各放着6个。这时候我主基督的同情心受到了感动。

“对你可以马马虎虎，”他对费德里哥说，“可是这12个灵魂是地狱要它们回去的，我凭良心不能让它们进来。”

“怎么！我主，”费德里哥说，“当初我荣幸地迎接您进入我的屋子时，您不是也有12个旅客陪伴着您，而我不是也尽我所能像接待您一样的接待他们吗？”

“对这个人真是没有办法，”耶稣基督说，“进来吧，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可是你们不要赞扬我给你们的恩典，因为这是不足为训的。”

炼狱里的灵魂

西塞罗在他的《论天神的性质》里说过：有好几个朱必特；后来在希腊的每一个有点名气的城市里，都有它自



己的朱必特。人家把所有这些朱必特汇合成为一个，把他的各个化身的经历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位天神有那么多的好运气。

这种混乱情况在唐璜身上也存在，唐璜这位人物几乎同朱必特同样出名。仅仅在塞维利亚就有好几个唐璜；其它许多城市也都各有它们自己的唐璜。每一个在开始时都有自己的传说，随着时日流逝，所有这些传说逐步融合成为一个。

可是，只要仔细加以研究，就很容易把各人的传说区别开来，至少可以把其中的两个分清楚，这两个就是：特诺里奥的唐璜和马拉尼亚的唐璜；前者的结局尽人皆知，是被石像带走，后者的结局却完全不同。

在传说中他们两人的一生完全相同，只有结局可以把他们区分开来。有各种不同的结局来适应各人的口味，如同迪西斯的剧本，可以按照读者的感觉，来决定结局是好是坏。

至于这个故事或者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那是无可怀疑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恶棍并非实有其人，这就是使人对塞维利亚最高贵的家族的世系产生怀疑，那么我们就会大大地损伤塞维利亚人热爱乡土的心。他们可以指给外地人看唐璜·特诺里奥住过的房子；而一切爱好艺术的人，都不能经过塞维利亚而不去访问一下仁爱教堂。他们在教堂里可以见到唐璜·马拉尼亚绅士的坟墓，墓上有唐璜自己出自谦逊，或者可以说是由于骄傲而口授的铭文：“这里长眠着曾在世上活过的最坏的人”。经过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怀疑呢？当然，带你看过这两处古迹以



后，你的向导还会告诉你，唐璜（没有说明是哪一个）怎样向希拉尔达提出一些古怪的建议，希拉尔达全都接受了，而希拉尔达是大教堂摩尔式塔楼上面的铜像；——又告诉你唐璜怎样喝酒喝得浑身发热，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左岸散步，向右岸一个抽雪茄的人借火（这个人就是魔鬼的化身），这个人把身体越拉越长，一直越过了河流把雪茄递给唐璜，唐璜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拿起了魔鬼的雪茄来点燃自己的雪茄，由于他是个硬汉子，他丝毫没有理睬魔鬼的警告……

这两个唐璜都有一些共同的恶作剧行为和罪恶，我已经设法把应该由谁负责的就归给谁。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我特别注意把不属于唐璜·特诺里奥的事件，才归到我这篇小说的主角唐璜·马拉尼亚的身上；通过莫里哀和莫扎特的杰作，我们已经熟知唐璜·特诺里奥的故事，有许多事件由于岁月的流逝，已经证明不能归到唐璜·特诺里奥身上。

汤克鲁思·德·马拉尼亚伯爵是塞维利亚最富有和最受人敬重的贵族之一。他出身于很有名望的家旅，在镇压摩尔人起义的战争中，他显示出他并不缺乏祖先遗传下来的勇敢。阿尔普哈拉斯山谷攻下以后，他带着额角上的伤疤回到塞维利亚，还带来一大群从异教徒那里抢来的孩子；他花了心血给孩子们洗礼，还把他们卖给基督徒家庭，自己赚了一大笔钱。他的伤疤并没有丑化他的相貌，也没有妨碍他获得一位好家庭出身的小姐的青睐，这位小姐在一大群求婚者中选中了他。他们婚后生下了好几个姑娘，有些后来结了婚，有些当了修女。汤克鲁思·德·马拉尼



亚对于自己没有男性继承人正在感到失望的时候，一个男孩子诞生了，这使他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希望：他的贵族世袭财产不致于落到旁系亲属的头上了。

这个渴望已久的儿子就是唐璜，我们的真实故事的主角，他受父母宠爱，正如所有富有的大贵族家庭的独子都受父母宠爱一样。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差不多是自己行动的绝对主人，在他父亲的宫殿里，没有人胆敢违抗他。只不过他的母亲希望他跟她一样虔诚，他的父亲希望他跟他一样勇敢。母亲用爱抚和糖果强迫孩子学会了各种祷文，玫瑰经，以及所有必要和非必要的经文。她哄他睡觉时就给他念圣人的传记。另一方面，父亲却教给儿子那些歌颂恩德和贝尔纳多·德尔·卡尔皮奥的八音节格律诗，对他讲述摩尔人起义的故事，鼓励他整天练习掷投枪，放弩箭，甚至开火枪，向着一个穿着摩尔人服装的假人攻击，这个假人是他叫人制造，放在花园的角落里的。

在德·马拉尼亚伯爵夫人的小圣堂里有一幅图画，风格完全像莫拉莱斯那种生硬而干瘪的画，画的是炼狱里的酷刑。画家所想得出的各种刑罚，都十分准确地画在上面，使得宗教裁判所里的行刑人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来。炼狱的灵魂是在一个很大的洞穴里。洞穴顶上有一个气窗，一个天使在气窗旁边伸手把一个灵魂拉出这痛苦的地方，天使旁边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合着掌拿着一串念珠，仿佛在热诚地祈祷。这个人就是图画的施主，叫人绘制这幅图画来送给韦斯卡的一所教堂。摩尔人起义的时候，放火烧了那座城，教堂被毁于火；可是像奇迹一般，那幅图画却保存了下来。德·马拉尼亚伯爵把这幅画带回来，用来装饰

